



邙山

□李文海

秦岭自秦地蜿蜒向东,至中原,其余脉便有了另一个名字:邙山,或称北邙。其实,邙山不是一座山,更不像一座山,论海拔,150米左右的高度,它自然挤不进中国名山的排行榜;论景色,恐怕也难和五岳中的任何一座相媲美。可是,山“有仙则灵”,千百年来,人们还是一直“忽视”它的高度,满怀深情地称它为山。

若说人是上帝用黄泥捏造的,我们祖祖辈辈不知有多少人,生于黄土,长于黄土,最后还需一抔黄土埋身。这,就是多少年以来,邙山人对脚下这片厚土朴素的感情所在。

小时候写作文,写我的家乡时,总忘不了写上一句:“我的家乡在波涛汹涌的黄河岸边,绵延起伏的邙山脚下。”那时,这只是句套话而已,没去想自己就是吃着这邙山上生长的小麦、玉米和红薯,呼吸着夹带邙山泥土气息和将要成熟的庄稼淡淡香味儿长大的,不知感恩也就罢了,有时还用力跺脚,恨恨地说:面朝黄土背朝天,这日子过得……唉!

现在,再看看滋养自己的邙山,就好像成熟的子女面对父母,为自己的少不更事和任性而后悔。

不仅感恩,我还要登上邙山远眺呢,站在不高的邙山顶上,放眼,向时空的苍茫处看去。

就在这100余公里的东西走向的丘陵上,不仅有我们自在在此过活,秦汉以降,这里还吸引了无数双眼睛。邙山上厚实而干燥的黄土不仅养育了无数人,而且,还是多少人身后的天堂。

“北邙山头少闲土,尽是洛阳人旧墓;旧墓人家归葬多,堆着黄金无买处。”(王建《北邙行》)。不错,即便没有人去刻意炒作,享尽了荣华富贵的王侯将相、达官贵人,还是一窝蜂地枕山登楼,长眠于此。战国吕不韦、西晋司马氏、汉光武帝刘秀、南唐后主李煜,均长眠于这厚土之下,任由后人评说;颜真卿,这位书坛巨匠,也怀着文化人特有的邙山情结,在这里体味着河洛大地的秋月春风。

特别想说说诗圣杜甫,忧国忧民,一生漂泊困顿,在他病逝于湖南湘江四十三年后,其灵柩才由他的孙子杜嗣业,在诗人元稹的资助下,千里迢迢,运至洛阳,最后葬于邙山的偃师一带。当然,老诗人这已经不仅是文化情结了,叶落归根啊。

邙山,在世人眼里,早已是去往天堂的中转站,现代人每每把逝去的人送到这里,古人更是如此。《红楼梦》中,执意要带走甄士隐宝贝女儿英莲的那两个道士,不是说办完他事后,要在这里碰头上天吗?也巧了,在邙山古墓壁画上,我看到一个高冠大袍者骑着仙鹤,迎着夕阳,缓缓向西飞去。韩国人就直接将邙山看做天堂。听说,他们只要来中国,就设法来邙山一次,看看这传说中的精神天堂。

我也往邙山上送过自己的亲人和朋友,年纪越大,送得就越多。每次上邙山,内心不仅仅是悲痛,对世纷争更是看淡许多。

孔子曰:“登泰山而小天下。”

我想说,登邙山而远眺,可看淡人生中的许许多多。好在,这个我们明白,也有必要明白。



亲爱的,当我在坎布拉,你打来电话,问黄河,我回答了一个字:美!你又问,怎么美?我说,很美!你笑了,笑我词穷,我亦笑。

我不知道你可曾有这样的体验,当置身于一种大美时,所有精致的词都会悄然隐退,你的潜意识里只有一个字,美,或者——好,当时,我就是这种感觉吧。

其实,对那天的美,我是有预感的,没想到,当面对一泓清碧,却仍恍恍惚惚,如同在漂浮。

那天早上,我从西宁坐车去坎布拉。路上,导游问,你们知道中国的水塔在哪里?答:青海。导游很自豪,说对了,青海是中国的水塔,长江、黄河、雅鲁藏布江,都发源于此,保护好中国的水源,是我们青海人的责任,今天,你

一水碧琉璃

□梁凌

们将看到黄河上游的水是怎样的清澈……

那天,我本打算去贵德,据说“天下黄河贵德清”,最终还是去了坎布拉,反正两地相距不远。坎布拉和贵德,差不多是一样的水,这样,顺便还能看丹霞山,看丹霞山拥起一捧绿水,高峡出平湖。

汽车沿山路盘旋而上,李家峡水库,一会儿在左,一会儿在右,所有的人都伸长了脖子,瞪大了眼睛,向窗外张望。乳白色的雾,若有若无,给安静的湖水罩了层薄薄的纱,黄河水,安安静静地躺在群山的怀抱里,像一块蓝绿的镜子。对了,是蓝绿,它不是青海湖,青海湖的底子是蓝,尽管它不停地转色,却总抹不去那层蓝。但李家峡水库的黄河水,是绿的,远看,绿中带蓝,近看,绿得单纯。

我们的车,盘上盘下,翻过一道山,过了一道谷,来到水库入口,上了船,就进入了那汪绿。

那层淡蓝,跑得无影无踪,只剩下翡翠似的绿。我从来没见过那样的绿,我拉住妈妈的手,一个劲地摇晃:“妈妈,这是黄河,黄河!”我把那个“黄”字,咬得响亮。妈妈说,一点也不黄哦。妈妈只见过下游的黄河水,流到我们家乡时,稠稠的,浓浓的,像一杯奶咖啡,女儿小时候,曾在河里洗澡,用泥巴糊了全身,把自己做成“兵马俑”。

亲爱的,说起我们的女儿,突然就想起她的笑。在她还是婴儿的时候,常看到她笑,无缘无故地张大了嘴,一望无牙。我说人世间的,再也没有东西能比拟她的笑。这时候,我望着碧水,突然就想起她的笑,干净而纯粹。

船尾激起晶莹的浪花,像一串串白珍珠,映着绿绿的水,远山,一道褐红合抱,天空瓦蓝瓦蓝,云,是柔软的白……望着这些,我在痴痴地想,如果可以,我愿意用那串珍珠,做一条链子,挂在女儿

的项间;那块绿,做成琉璃的镯子;那赤红,做喜洋洋的腰链;那白,做高洁的品德……

亲爱的,我还有一种感觉,你也许不信,那就是,想流泪。不是痛痛快快地流,那种流法,绵绵延延,像黄梅天的雨,不干净。如果要流,应是珠泪,应是迸溅,而且有始有终,像夏天的阵雨,把红花绿叶刷亮即可,不可絮絮叨叨。

我想起前人诗中有这样一句“一江明月碧琉璃”,这不是江,也没有明月,但“碧琉璃”这三个字,我实在是爱极。如果远观,它静好如玉,如镜,我不会用这三个字。但近看,它是动态的,水面漾起一道道波纹,灵光闪动,它照不得别人,只能照出它自己的表里澄澈。它比玉透亮,比镜单纯,只能是琉璃——碧翠的琉璃。

也不是不喜欢黄河的黄,相反地,当我第二日路过兰州,在黄河边漫步,望着滚滚的河水,骨子里倒有种亲近感,那种黄,像母亲醇厚的奶汁,营养丰富。

但同时,我也想起这泓碧琉璃,脑子里突然跳出一句话:“当我年轻,我就奔跑,不用思考,地老天荒……”

亲爱的,那水碧琉璃,多像我们年轻时的样子,没有复杂的情感,难过了就哭,高兴了就笑。而如今,我们走到中年,像这中游的黄河水,夹了多少无奈,经历了多少坎坷。但,那琉璃色,我喜欢;你沧桑的样子,我亦喜欢。

任何一段旅行,都是人生的风景。只是遗憾,你没有跟我一同去坎布拉,你没有见过那水碧琉璃,虽然,你能看到我拍的图片,但图片里怎么可能有风声,有水动,有草木的清香?我希望你记下那湖水,就像记下我年轻时的样子。

是啊,亲爱的,我多想变成那里的一捧水,永远地。

副刊

投稿:zhout9461@sina.com

电话:65233686

洛阳网
 洛阳人的网上家园
WWW.LYD.COM.CN
 点击生活 服务无限

地址: 洛阳新区开元大道报业大厦22层 广告热线: 0379-65233618